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Dimensions of Harmond

Amy Tan's Novel

“和”的正向与反向

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 邹建军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mensions of "Harmony"
On the Ethical Thoughts in Amy Tan's Novels

“和”的正向与反向
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邹建军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邹建军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2-3814-0

I. 和… II. 邹… III. 谭恩美—小说—伦理学—研究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201 号

“和”的正向与反向

——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作者:邹建军 ©

责任编辑:陈海萍

责任校对:张 忠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00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5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谭恩美是当代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和中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是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界与汉语的文学批评界所认可的小说作家”。因此,邹建军选择她作为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选题,就美国的华裔作家而言,可以说是慧眼独具。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并在博士论文答辩中得到一致的好评。建军勤奋好学,学养深厚,思维敏捷开阔,且多年从事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学术成果丰富,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在攻读博士学位伊始,他就立志对美国华裔作家展开研究,并选定谭恩美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这表明他在学术研究中有其独到的学术眼光。

关于谭恩美的小说,我国已经有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先期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建军而言,如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不仅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他的期望。他果然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准备把他的论文收入“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出版,这可以看作是对他艰苦努力的一种肯定。

建军这篇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优点,但总的说来,有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一、采用了新的批评方法。同前人的研究相比,建军对于谭恩美小说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这就是采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自2004年我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来,建军已经发表了数篇这方面的论文,对这种方法有了较深的理解。他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谭恩美的小说,可以看作是他运用这一批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实践。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角度看,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就是为了回答作品是好或坏及其为什么好或坏的伦理价值问题,因此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批评者能够进入作家和作品的历史,进入作家的具体语境,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和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价值,即伦理价值。只有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进入具体的伦理环境之中,才有可能对文学作品作出新的阐释和评价,从而在结论上获得新的突破。显然,建军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研究

谭恩美的小说创作,体现的是他的学术创新思想。值得称道的是,建军在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研究谭恩美的小说时,兼收并蓄,把审美批评方法、精神分析方法、历史批评方法等批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以伦理批评方法为主体且兼顾其他批评方法的研究路径,从而达到对谭恩美小说进行有效研究的目的。可以说,建军在研究谭恩美小说方面取得的突破,与他运用新的批评方法是分不开的。

二、观点新颖,自成体系。建军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展开对谭恩美五部长篇小说的研究,从伦理的视角对其小说中的母女关系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和”是谭恩美长篇小说的思想核心的观点。谭恩美的小说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和”的观点的提出则抓住了所有问题的关键,从而使研究的问题变得鲜明,学术的评价变得清晰,陈述的观点变得简洁。同时,“和”作为谭恩美小说的一条伦理主线,将小说中的艺术思想、艺术手法与框架结构连接成一个整体,用“和”阐释小说中的诸多学术问题,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批评体系。论文的研究以小说中描写的基本伦理关系——母女关系为核心,提出一系列新的学术概念,如伦理纠葛、情感回旋、记忆之链、叙事定位、多元混生、阴阳凝视等,从而建构起研究谭恩美小说的学术话语。这些术语的提出是重要的,因为运用它们不仅可以清楚地阐释并解说谭恩美小说的诸多学术问题,而且可以使“和”这一核心概念得到学术支撑,得到丰富,构成自己的体系。作者正是由于提出了上述概念,才能准确地对谭恩美的小说加以评价,充分发掘其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对作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作家的谭恩美作出正确总结,即作为一个有道德感的当代小说作家,谭恩美站在美国作家的立场上进行写作,把小说作为表现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媒介,不断提出和探讨“和”的伦理思想,进而用“和”表达追求世界共生与共存、人类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的重要伦理思想。

三、问题意识突出,坚持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的优良学风。文学伦理批评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作品的文本分析,而这正是建军这篇博士论文的显著特点。在对谭恩美的研究中,作者紧紧抓住作家的作品,围绕一条伦理主线,条分缕析,归纳整理,阐发了自己的新见解。例如第一章在对谭恩美小说中的母女冲突的分析中,作者就沿着母女关系这一伦理主线,紧扣对《喜福会》、《接骨师之女》、《通灵女孩》等小说的文本分析,从中归纳出“母女的分离与寻找”、“母女的依恋与关爱”、“母女的困惑与冲突”、“母女的了解与和解”这四种母女关系的基本伦理类型。在这一整体伦理结构中,进而转向对具体小说的分析,从而把分析推向深入。如对《喜福会》中母与女的伦

理冲突进行分析时,就总结出“在强调自我的独立性与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上”、“在恋爱与婚姻的自主性与选取标准上”、“在日常生活中是用汉语还是用英语的选取上”、“在中国伦理传统与西方伦理传统的差异上”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而又对母与女的伦理冲突总结出“激烈的争执”、“与朋友的讲述”、“长期冷战”和“忧伤的自白”这四种运行模式。这种分析与归纳、评析与总结,不仅把对谭恩美小说的研究推向了深入,而且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总之,这篇博士论文观点突出,分析细腻,材料丰富,评述充分,特色鲜明,的确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当然,作为第一次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谭恩美小说的博士论文,其中自然还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和”作为一个伦理概念的伦理内涵以及东西方社会中的伦理基础,对谭恩美小说中某些伦理结构的归纳与总结等,似乎还可以作更深更细的讨论,不过这可以作为建军今后研究的思考,是锦上添花的事了。

理无专在,学无止境。建军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对他的研究应该有更多的期待。我相信他会继续作出努力,相信他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

聂珍钊

于剑桥铭邸

2008年8月23日

目 录

序·····	聂珍钊(1)
引论·····	(1)
一、谭恩美:当代杰出的美国作家·····	(1)
二、谭恩美长篇小说主题的多重性·····	(8)
三、《喜福会》:谭恩美长篇小说的创作总纲·····	(10)
四、小说伦理思想的艺术现实·····	(14)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	(18)
六、几个关键词与本书的创新·····	(21)
七、本书的研究方法·····	(27)
第一章 烦恼与忧伤: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母女冲突·····	(30)
第一节 谭恩美长篇小说中母女关系的四种类型·····	(32)
一、分离与寻找型·····	(33)
二、依恋与关爱型·····	(35)
三、困惑与冲突型·····	(37)
四、了解与和解型·····	(39)
第二节 母女对立与冲突:《喜福会》的核心关系·····	(43)
一、四对母女:《喜福会》的主要人物关系·····	(43)
二、母女冲突的四个主要领域·····	(45)
三、母女冲突的四种运行方式·····	(54)
第三节 《接骨师之女》:母女冲突的集中与深化·····	(57)
一、露丝与茹灵之间的情感纠葛·····	(58)
二、茹灵与宝姨之间的情感纠葛·····	(63)
三、六次“自杀”事件:母女纠葛的极端化形态·····	(66)
第四节 《通灵女孩》:母女冲突的异态化·····	(72)
一、姐妹交替讲述自己的故事·····	(73)
二、奥利维亚对李邝姐姐的伤害·····	(74)
三、李邝姐姐的无怨无悔·····	(76)

2 “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四、无边的爱来自前世的姻缘·····	(78)
第五节 母女之间发生伦理冲突的五种差异·····	(79)
一、生活环境的差异·····	(80)
二、人生理想的差异·····	(82)
三、行为准则的差异·····	(83)
四、家族传统与个体观念的差异·····	(85)
五、择偶标准的差异·····	(86)
第二章 记忆与共鸣: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母女和解·····	(87)
第一节 在记忆链接中实现的母女和解·····	(87)
一、《喜福会》中的母女和解走向·····	(88)
二、三代女性的历史连环:《喜福会》的母女关系图解·····	(95)
第二节 在寻找记忆中产生的情感共鸣·····	(101)
一、《接骨师之女》中三代母女的“情感合唱”·····	(101)
二、《接骨师之女》:家族记忆中的三重写作·····	(108)
第三节 缺失与变异:母爱的一种解读·····	(112)
一、《喜福会》:由母爱的缺失到母爱的变异·····	(112)
二、《灶神之妻》:由母爱的寻找到母爱的痛苦·····	(118)
三、《接骨师之女》:由母爱的未知到母爱的“痴迷”·····	(124)
第四节 超越个体与种族:姐妹关系的一种解读·····	(131)
一、“喜福会”:生的快乐与幸福·····	(131)
二、传播爱与美的福音的“育婴堂”·····	(134)
三、胡兰与杜姨婆:正义与勇毅的化身·····	(137)
四、姐妹情在母女和解中的意义·····	(140)
第三章 痛苦的记忆:谭恩美小说中的性爱纠结·····	(143)
第一节 《灶神之妻》:残酷无情的性虐待·····	(144)
一、江雯丽与文福的性关系:小说故事的核心内容·····	(145)
二、文福:自我中心主义的典型·····	(146)
三、文福对江雯丽:触目惊心的性虐待·····	(158)
第二节 《灶神之妻》与《接骨师之女》:性淫乱的恶果·····	(164)
一、《灶神之妻》中的性淫乱描写·····	(164)
二、《接骨师之女》中的乱伦后果·····	(169)

三、性淫乱描写的依据与伦理意义	(173)
四、《灶神之妻》:女性性知识的缺失	(174)
第三节 性的寻求与性的和谐	(179)
一、洪天余:性无能的一个样本	(179)
二、《接骨师之女》:性的欢愉	(180)
三、《接骨师之女》:对三对老人性寻求的肯定	(185)
四、作家笔下当代美国人的性寻找	(188)
第四章 恐惧的记忆:母女关系中的战争事件	(195)
第一节 《喜福会》:战争条件下的人生悲剧	(196)
一、桂林逃难事件的发生	(196)
二、世界史上少有的逃难奇观	(197)
三、“鱼”的象征	(199)
四、失去双胞胎的悔恨	(201)
五、战争阴影与母女关系	(203)
第二节 《灶神之妻》:两性对立与战争对决	(204)
一、江雯丽与文福:美与丑的对立	(205)
二、对五大战争事件的解读	(209)
三、两性与战争的双重结构	(218)
第三节 逃难中的痛苦与希望	(220)
一、跳上跳下的小孩意象	(221)
二、文福杀猪意象	(223)
三、雾中“红裙子”意象	(224)
四、“瞭望星空”意象	(226)
五、“寻找剪刀”意象	(229)
第四节 《接骨师之女》:“育婴堂”与日军的对抗	(230)
一、女性眼中的“七七事变”	(231)
二、八路军的抗日斗争	(232)
三、日本兵打掉美国国旗事件	(233)
四、潘开京烈士被杀事件	(234)
五、北京人头骨失踪事件	(235)
结 语	(238)

4 “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

一、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三个伦理维度	(238)
二、“和”的正向与反向	(241)
三、两种相反力量产生的伦理张力	(245)
四、“和”的阴界与阳间	(247)
五、“和”的东方与西方	(250)
六、以“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之价值	(253)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8)

引 论

迄今为止,当代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 1952)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两部儿童文学作品,一部散文随笔集,以及数量不详的其他文体作品。谭恩美的五部长篇小说,出版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论是在普通大众读者群中,还是在文学批评界,它们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这在美国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出版与小说创作领域,创造了一个少有的奇迹。

谭恩美的小说,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人类生活的多个侧面,因此,不同的读者,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有不同的解读。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也许存在多种多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却在于其小说所关注与描写的,不是远离人间生活的妖魔邪神,而是与人间生活最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生离死别之亲情、夫妻之间的爱恨情仇之爱情、人与自然之间的亲近与疏离之感情、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冲突与融合之关系。正是因此,其小说中无不充满了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人伦风景:各种各样人物的生老病死,多种多样的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交织,东方与西方各民族风情及其相互关系的展现,人间与鬼界的相互诉说与转换等等,无不在读者眼前闪现,并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这样一些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故事情节,正是这种无比生动而真实的人的感情、人的理想与人的向往,让我们感动,让读者深思。

一、谭恩美:当代杰出的美国作家

谭恩美是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在世界各国的读者群与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在美国的少数族裔作家群里,谭恩美已经成为与汤亭亭、莫里森、辛格、纳博科夫齐名的人物,成为 20 世纪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美国著名评论家安德鲁·所罗门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谭恩美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常常能以一种神秘的力量触动读者的内心世界。”^①在中国

^① 参见《晶报》,2005 年 11 月 10 日。

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所发表的新闻中，也曾经说谭恩美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作家”。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有道理的，也是比较准确与科学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谭恩美创作的在世界各国畅销的五部长篇小说，让她的名字家喻户晓，而谭恩美也成为当今英语世界最主要的小说作家之一。从1989年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她推出了《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通灵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这五部长篇小说，并出版了《月亮女神》(*The Moon Lady*)、《中国鬻逻辑猫》(*The Chinese Same-se Cat*)这两部儿童文学作品，还有散文随笔集《命运的对立面》(*The Opposite of Fate*)等。谭恩美作品的总量虽然并不是很多，但几乎每一本书都成为全球畅销书，特别是她的五部长篇小说，屡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而且有的小说居于其上的时间长达九个月之久。据统计，《喜福会》一共发行二百多万册，并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在全球发行。我们自然不能仅以作品的发行量来评估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但是，谭恩美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其作品能够超越许多美国作家而成为真正的全球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也让我们感到高兴。一个作家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作品的质量自然是首要的因素，但作品的发行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没有人买、没有人读，那我们很难说他的作品在一般读者群中产生了影响。也许有人认为谭恩美只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其义等同于她只是一位通俗小说作家；如果有人这样理解的话，那绝对会成为一个历史笑话。因为她没有哪一部作品是通俗小说，她的小说从来不关注武打，她也不用心于情色。谭恩美没有为了迎合大众而进行题材的选择，也没有为了让更多的人读而放低自己在艺术上的追求。所以，我们说她是当代美国一个以发行量巨大的小说而闻名的、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与伦理追求的小说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在世界上拥有大量的读者，这是人们首先感到惊奇与感兴趣的。

第二，她的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发行。谭恩美虽然是一个华裔作家，但她不是用汉语写作，而是用英文写作。据了解，她的汉语水平不是很高，听懂日常的会话大概没有问题，但不能用汉语进行小说写作。不是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好像一听说她是华裔作家，就认为她一定是用汉语写作，或者更直接地说她就是一个中国人。她的小说以英文写作并首先在美国发表与出版，但每一部小说出版没多久，就被译成多种文字。第一部长篇

小说《喜福会》，到目前为止，已经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事实上，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影响都很大。目前，谭恩美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已经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出版。其中，《喜福会》有多种中文版本，只有《拯救溺水鱼》还没有标准的中文译本，只是由青年作家蔡骏进行译写而出版的。在中国大陆，热心于出版谭恩美作品的主要是两个出版社：一个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灶神之妻》与《通灵女孩》；一个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喜福会》和《接骨师之女》。在这个世界上，英语与汉语是最为通用的语言，以人数而言，谭恩美的小说在英语世界与汉语世界中流行，就已经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读者群体。每部小说都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使用不同语言的读者都接受了她的小说，这就很自然地说明她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作家。

第三，她是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界与汉语世界的文学批评界所认可的小说作家。有的作家的作品发行量大，但只是在普通读者的圈子里产生影响，文学批评界和学术界并没有人关注，这样的作家及其作品也许是存在问题的。如在 90 年代初，一个英国作家所写的关于中国“文革”的故事，虽然发行量也很大，但在英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批评界并没有受到关注。在美国，自《喜福会》问世以来，关于谭恩美作品的批评文字就不断发表，据统计有数百篇之多；关于其小说的硕士论文，也有多篇。在中国，关于谭恩美小说的批评论文也不少。笔者在 2008 年 5 月 16 日，根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查阅，发现已经发表的关于其小说的论文有 160 多篇，专题的论文也有 44 篇；以其小说为题的硕士论文，也多达 22 篇；以其小说为题的博士论文，只有陈晓晖博士撰写的一篇，但是与其他两位女性作家合题的。另有一篇是用英文撰写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戴凡所写的研究《喜福会》语言艺术的。博士论文中涉及谭恩美的小说创作的，也有 6 篇。这就说明，谭恩美作为当代美国的一个畅销书作家，成为了中外文学批评界与学术界所关注的对象，许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知名学者，都很关注她的小说创作。能不能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这是一个作家是不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四，她在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的地位。谭恩美的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地位，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但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现象进行判断。她的小说被选入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希思文学选集》，有的作品也被选入美国的中学语文教材；谭恩美的小说被由王守仁等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作为专节进行论述，其中有这样的认定：“谭恩美

的小说糅和了传记、民间故事和回忆录等形式,她所探讨的主题包括种族、性别和身份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文化错位和两种文化的冲突。当然,她的小说也探讨了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如自我身份的建构、寻根、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与纽带。”书中还指出:“继汤亭亭之后,谭恩美是在美国文坛引起巨大反响的又一位华裔作家。”^①这说明她与早期成为族裔作家的汤亭亭有了同样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正如美国华裔学者尹晓煌所指出的那样:“正如赵健秀和汤亭亭一样,谭恩美不愧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拥有一特殊位置,她是另一位开拓者。”^②作为小说作家的谭恩美曾经获得美国多项文学大奖,虽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根据她小说创作的走势来看,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见,她的确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为什么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具有这样的影响与文学史地位呢?主要是因为:

第一,她是一个从自我的情感与信仰出发而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也许有人认为她是为了金钱而写作,也许有人认为她是为了名声而写作,也许有人认为她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而写作,也许有人认为她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族裔身份而写作,其实都不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她是在36岁的时候才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而走上文学之路的。为什么会如此?主要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她才感到有不得不写的冲动,因为她在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中发现了生活的真理与人生的真谛。那么,她究竟是为什么而写作的呢?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她完全就不存在上述的种种实用性目的,但她最主要的创作动因,是为了表现自己在生活中所产生的那样一种独到而强烈的情感,同时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生活真理的发现。她自己对此说得很清楚,她说:“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表现信仰的行为,是一种我会发现我要追寻的真理的希望。”^③这就是说,她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种“信仰”写作与“真理”写作,她在小说中表达的是她的人生信仰,小说作品也是她寻找希望与追求真理心

① 王守仁、刘海平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页。

② Yin Xiaohua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 Urbana and Chicago: Illinois UP, 2000. p. 232.

③ 参见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p. 323. 原文为 Writing to me is an act of faith, a hope that I will discover what I mean by truth.

路历程的历史记录。她又说：“我写故事是因为我对生活有疑问，而不是已找到答案，我相信生活是神秘的。”^①这就是说，她认为自己的小说是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真切感受，并且是一种处于追寻过程中的情感与心理的表现，还没有答案；她相信生活本身是神秘的，她对生活总是保持着一种敏锐的感受能力，力求发现生活中的神秘与神奇，这成为其小说题材、情感与思想的来源。她还说过：“我写是因为我喜欢讲故事，如果不写的话，我会疯掉的。……我之所以写到秘密、谎言和矛盾，是因为那里面包含着许多真理。”^②这就是说，她的小说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她不得不讲自己所知道、所感动的故事。小说本来就是以讲故事为主的，这本身没有什么，但是她说自己不得不讲自己的故事，就表明她是为自己的情感与真理而不得不讲这样的故事；正如她所说的，如果不讲的话，她会疯掉的。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的小说之所以写到“秘密、谎言和矛盾”，是因为里面包含着许多真理，体现了她对社会生活与人间事物的深刻认识。为自己的人生发现与真理追求的需要而进行小说创作，表明她不是一个只知道编造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也不只是一个为了追求发行量而向读者献媚的作家。谭恩美正是由于为自己的生命与信仰而写作，才在美国当代作家中树起了自己独立的文学图标。

第二，她是一个有着道德感与伦理追求的小说作家。谭恩美不是一个编造故事的高手，也不是一个只知道向读者煽情的作家，而是有着自己的道德思想与伦理追求的、有着自己鲜明的人生立场与哲学观念的作家。她曾经这样说过：“可对我而言，小说涉及很多道德观的问题，很多很难回答，我在写作中尝试回答了一部分。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写的是神话传说，但那根本不是我的意图。”^③这就是说，她的小说中所存在的“神话传说”，并不是她的写作目标，也不能表明她的审美追求；不过，她这里讲的“神话传说”，并不是指中国历史上嫦娥、大禹等人的传说，而是指她在小说中所喜欢讲述的

① 参见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p. 322. 原文为 I write stories because I have questions about life, not answers. I believe life is mysterious and not dissectable. 本文中所引，系作者自译。

② 参见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p. 304. 原文为 I write because I enjoy stories and make believe. I write because if I didn't, I'd probably go crazy. ……I write about secrets, lies, and contradictions, because within them are many kinds of truth.

③ 张璐诗：《华裔作家谭恩美专访：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新京报》，2006年4月14日。

20 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人生故事；她说自己的小说中所着重探讨的是人类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道德问题，但她只是回答了一部分，许多问题仍没有答案。这表明她是当代美国作家中一个具有相当强的道德感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作家。她又说：“我觉得正是有了作家对自己的责任，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小说才有血有肉，才能吸引有同样感受力的读者。”^①这说明她对自己的小说追求以及当代美国的小说创作是相当了解的，她的小说写作也是一个建立自己的道德观的过程，而她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动人的魅力，主要是因为其中蕴涵着来自于作家本人的道德思想，以及在这种道德观制约下产生的小说作品中的大量的道德与伦理现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所谓“道德”，是她用以指称自己的人格构成与人生追求的一个术语；所谓“伦理”，是我们用来指称其小说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术语，同时也表明其小说中大量存在着人生伦理图景。一个作家有没有自己的道德观，其小说中存不存在道德观的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作家有没有自己的创作理想与崇高审美目标的重要问题。

第三，她是当代美国作家中的重要代表。谭恩美曾经明确地说过，她虽然是一个华人，但不是一个华裔作家，而是一个美国作家。她甚至比较讨厌别人称她为“华裔作家”，她认为美国是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有许多民族，也有人种的融合体，每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都是美国人，不应当将他们加以硬性的区分。她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真要给自己贴标签的话，我认为我是一名美国作家。虽然从血统上讲，我是中国人。从家庭和成长背景看，我是华裔。但是，从以下这些事实看，我相信我所写的是美国小说——我住在美国，我的感情、感受和着迷的东西大部分是美国的。我大多数的小说人物是华裔，但我想，他们是美国的一分子。^②

① 张璐诗：《华裔作家谭恩美专访：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新京报》，2006 年 4 月 14 日。

② 参见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p. 310. 原文为 If I had to give myself any sort of label, I would have to say I am an American writer. I am Chinese by racial heritage. I am Chinese-American by family and social upbringing. But I believe that what I write is American fiction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I live in this country and my emotional sensibilities, assumptions, and obsessions are largely American. My characters may be largely Chinese-American, but I think Chinese-Americans are part of America.

这一段话里明确地表明：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也不是美国华裔作家，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她的小说里面所写的人物，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这正是她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她为什么反感别人称她为“美国华裔作家”或“华裔美国作家”呢？主要是因为她认为有的批评家总是戴上有色眼镜来看待美国的少数族裔作家；有的批评家在评论作家作品价值的有无与大小的时候，看重的是其肤色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是文学与艺术本身，她认为那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样的批评离文学本身实在是太远。针对某些文学批评家的可笑言行，她曾经非常生气地说：

我认为美国文学——如果这种分类存在的话，应该比看待你的肤色或者比看待在你小说里的饭桌上是吃米饭还是土豆更民主。我有时问自己也问其他人：“是谁决定什么是美国小说？为什么人们读少数民族族裔作家的作品主要是为了研究其中的阶层、性别和种族问题？为什么要打破这种文学定势如此困难？”^①

因此，我们认为她是当代美国作家中的重要代表，而不只是少数族裔作家或华裔作家中的重要代表。但是，既然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美国的文化呈现出的一种多种文化混生的形态，那我们也可以将其小说看作是一种“族裔小说”，而不再时时将她当作一个华裔作家来看待，以免让作家觉得这样的称号好像是受到了不应有的民族歧视。因为她的小说实在是当代美国族裔生活群体的丰富人生的表现，与美国的其他族裔作家如犹太裔作家、非洲裔作家、波兰裔作家、俄裔作家的作品相比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与重大的价值。我想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在本书中，为对一些问题进行论述的方便，有的时候也会称她是“美国华裔作家”。

① 参见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p. 306-307. 原文为 I have this attitude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if such a classification exists, should be more democratic than the color of your skin or whether rice or potatoes are served at your fictional dinner table. And so I ask myself and sometimes others: Who decides what is American fiction? Why is it that works of fiction by minority writers are read mainly for the study of class, gender and race? Why is it so hard to break out of this literary ghetto?